

# 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.....」

香港的Vic Tam讲述了她父亲如何皈依，以及天主的恩宠和家人相互宽恕的故事。

2022年10月23日

从我年轻时，就开始阅读圣施礼华的著作，对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极大的助益。尤其在《犁痕》这本书里，以「人心」为主题中的一条：「宽恕。真心诚意的宽恕，丝毫没有怨恨，这永远是一种可嘉的，富有神益的心

态！」硕果累累，一点也不错，我的故事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父母离婚时，我四岁，弟弟尼古拉斯才两岁半。然而，他们之间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：爸爸每周二、周四回家吃饭，周日一整天，他陪着我们就像个普通家庭一样的度过。因此，我一直在稳定和快乐的环境中长大，虽然我们还没有信仰。

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也没有问我父母间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中成长，晚辈通常不会质疑权威。稍微大了点时，我会因爸爸不在我们身边而常逗妈妈，但她从未说过爸爸的不是，所以我自己编了一个故事，爸爸搬去离他工作较近的地方住，比较方便。等我十二、十三岁的时候，我又再逗妈妈，她终于告诉我和弟弟，她和爸爸离婚了，爸爸另有一个妻子。我没有感到大惊小怪地就接受了，因为我看了足够的电视

剧，知道这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。

在我念基督教幼儿园时，一位老师曾邀请我妈妈加入她们的团契。妈妈谢绝了，说自己是单亲妈妈，孩子还小，工作也很繁重，也许等孩子长大没有后顾之忧时，她会再考虑的。老师回答她说，生活中总能找到借口阻止我们去认识神的。后来，母亲决定回去天主教堂慕道，因为她的母亲（我的外祖母）是位笃信的天主教徒，尽管她没有带母亲去受洗。于是她决定在她上慕道课时，带我和弟弟去主日学。我们会去望主日弥撒，然后爸爸会来接我们吃午饭，然后打篮球或踢足球。一年以后，在1993年的复活节，妈妈、弟弟和我都受了洗。

好几年过去了，我从牛津大学毕业，搬到伦敦，并拿到审计领域的专业培训合约。2014年5月，我收到一张我们家庭定期聚会的Whatsapp照片。我发现爸爸明显得苍老了许多，

体重也减轻了很多，并且在室内还戴着帽子。我打电话给爸爸问他是否还好，他仍保有一贯的幽默感，他说只要维持健康就好。所以我暗自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八月的一天，在我考完了所有的特许会计师试后，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否可以在月底回香港一趟，参加表弟的婚礼。我说不行，因为我已经用完所有的假日了，况且工作量也增加了。然后她才告诉我爸爸有脑瘤，她在七月发现他身体已隐瞒不住了。我立即给爸爸打了电话。一开始，他对我知道这件事并不高兴，但在谈话结束时，他说：「为我祈祷喔！」我吓呆了，可是很高兴他在那时刻对天主敞开了心扉。我说：「我当然会为您祈祷。」

那时，我爸已再婚，又再度离婚，第三次再婚（这段婚姻最终也以离婚收场）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从未听到妈妈说爸爸半句的坏话；除了爸爸之外，我也从未见过任何男人去我家。2014年9月，我回香港两个半星

期，主要是想陪陪爸爸。因他不想受到化疗副作用的影响，在考虑接受较温和的中国传统疗法。然而中医诊所离他住处很远。对他来说，搭乘火车和出租车都相当不方便，同时他也不想打扰任何人开车接送他，所以坐巴士是唯一的选择。他让我陪他一起去看医生。每一趟往返是两个半小时，要转3次巴士。我暗暗庆幸能和他单独在一起，真是难得的黄金时间，我们闲聊、看新闻、谈论工作、政治和烹饪，在每次坐巴士的途中，我都会融入至少一件关于天主或灵性的话题。

有一天他提出来，想和我一起喝杯茶，聊聊天。我猜想，爸爸会想和我谈什么？我们在维多利亚港旁边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坐下，我问他在想什么。他变得满严肃地问我：「你有没有责备过我？」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我说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，并解释说我反倒非常感谢，因为他一直在我身边。我明白了，要求

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你没感情的人常在一起，是多么困难，装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快乐地长大，妈妈也从来没有记过仇。

后来在离开香港之前，在另一次喝茶的机会时，我提到我们之前的谈话，以及他问我是否责怪过他。我说我无法做判断，世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判断，只有天主才有能力审判人心，因此我们需要请求天主的宽恕。后来我们去找附近的天主教堂，如果以后他独自想去的话，他知道在哪。

在香港的最后一天，爸爸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教堂。我建议我们去朝拜圣体。我念了天主经的前一半，他接着念后一半。当他念到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」时，我们都感动得哭泣不已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未见过任何人这么真诚地向我们的天父祈祷。直到今天，我都无法像父亲当时那般祈祷。在一刹那之间，我看到了父亲内心转变。

2014年11月，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尤其是在他手术之后，在家摔了一跤。我身体健壮的弟弟，很能在家里照顾帮助他。多亏我也在同时重返香港，在医院里陪伴父亲。那时，他已无法说太多的话，但可以看出他的不舒服和沮丧。

因我从英国远道而来，想尽可能多些时间和爸爸在一起。17日清早，我在探病时间之前就去了医院。当我到达时，医生们围绕在他床边，忙个不停。我被告知，医院已经通知弟弟和其他的亲戚们，请大家赶紧去看爸爸。他感染了肺炎！很可能将不久人世。当他们为他带好了氧气罩，医生也离开了时，我问他是否有领洗的意愿，并告诉他医院里有牧灵服务。如果他愿意，我可以请一位神父为他施洗。他点了点头，我立刻打电话给牧灵部门，但他们建议最好找一位比较认识我家人的神父。我再次问爸爸是否可以邀请一位我认识的神父来为他领洗，他再度点点头。正在那时，我

们的许多亲戚和爸爸的同事都来了。时间是下午6:30，我请的神父还没有来。一位在场的朋友提醒我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实际上我可以为他施洗。我立即决定给爸爸施洗并取名保禄，因为保禄听起来最接近他的中文名字。「爸爸，我现在要给您施洗，可是对不住我要用英文，因为我不会用中文做。保禄是您的圣名。」「保禄，我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，给您授洗。阿们。」爸爸虽然无法表达，但还是有意识的，他的眼神似乎在说：「我的女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还以为会是神父呢！」

七点左右，保禄神父终于赶到。他道歉的说，由于塞车和找不到停车位，他没法子早点到。然后他说既然洗礼已经完成，就不需要再为病人傅油，于是他降福了爸爸，并在他的前额和手上画了十字圣号，然后为他祈祷。

第二天的午夜时分，在我们的陪伴和祈祷中爸爸安然去世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 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  
zhs/article/Qiu-Mi-Kuan-Shu-Wo-Men-  
De-Zui-Guo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Qiu-Mi-Kuan-Shu-Wo-Men-De-Zui-Guo/) (2026年1月14日)